

# 隨園論東坡詩探辨

葉程義

## 一、隨園紹介

隨園者，袁枚之號也。戊辰秋，初得隋織造園，改爲隨園。次年，即乞病居之，遂號焉。（隨園詩話卷五頁一）袁枚（公元一七一六年—一七九七年），字子才，號簡齋，晚年自號倉山居士，或隨園老人，浙江仁和人（一作錢塘）。生於清聖祖康熙五十五年（一七一六），卒於仁宗嘉慶二年（一七九七），年八十二歲。幼有異稟。年十二，補縣學生。弱冠，省叔父廣西撫幕，巡撫金鉉見而異之，試以銅鼓賦，立就，甚瑰麗。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，會開博學鴻詞科，遂疏薦之。時海內舉者二百餘人，枚年最少，試報罷。三年（一七三八），舉順天鄉試。四年（一七三九），成進士，選翰林院庶吉士。掌院學士史貽直頗奇其才。改知縣江南，歷溧水、江浦、沐陽，調劇江寧。時尹繼善爲總督，知枚才，枚亦遇事盡其能。市人至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。枚不以吏能自喜，旣而引疾家居。再起發陝西，丁父憂歸，遂牒請養母。年甫四十，即告歸，買小倉山廢園，舊爲康熙間織造隋公之園，故仍其姓，易隋爲隨，取隨之時義大矣哉之意。（詩話補遺卷一頁七）卜築江寧小倉山，榜曰隨園，崇飾池館，備林泉之清福，享文章之盛名，自是優游其中者五十年。時出游佳山水，終不復仕。盡其才以爲文辭詩歌，名流造請無虛日，詼諧詆蕩，人人意滿。後生少年一言之美，

稱之不容口。篤於友誼，編修程晉芳死，舉借卷五千金焚之，且恤其孤焉。

隨園持論，嘗自許以爲「雙眼自將秋水洗，一生不受古人欺。」每遇盤根錯節，輒能以一語破之。天才穎異，論詩主抒寫性靈，務從其才力所至；他人意所欲出，不達者悉爲達之。文章橫逸，不可方物；最工駢體，深得六朝體格，士多效其體。著有小山房詩文集七十餘卷，及隨園詩話、隨園隨筆等說部之屬，凡三十餘種，並行於世。上自公卿，下至市井負販，皆知其名。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。然枚喜聲色，其所作亦頗以滑易獲世譏云。世稱隨園先生。（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，列傳二百七十二，文苑二，頁一三三三—三三八三。）

## 二、隨園詩論

### (一) 反詩教溫柔敦厚

隨園文集答沈大宗伯（即德潛）論詩書云：所云詩貴溫柔，不可說盡，又必關係人倫日用，此數語有褒衣大袂氣象。僕口不敢非先生，而心不敢是先生。何也？戴經不足據也。惟論語爲足據。子曰：可以興，可以羣，此揚含蓄者言之，如柏舟中谷是也。曰可以觀，可以怨，此指說盡者言之，如艷妻嬈方處，投畀豺虎是也。曰邇之事父，遠之事君，此詩之有關係者也。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，此詩之無關係者也。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，故不得不小異於先生。（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頁一五六）由此可見，隨園之反溫柔敦厚詩教也。

### (二) 破禮教傳統觀念

隨園嘗云：本朝王次回疑兩集：魚奩絕調，惜其只成此一家數耳。沈歸愚尚書選國朝詩，擯而不錄，何所見之狹也。嘗作書難之云：關雎爲國風之首，即言男女之情，孔子刪詩亦存鄭衛，公何獨不選次回詩，沈亦無以答也。唐李飛譏元白詩，纖艷不逞，爲名教罪人，卒之千載而下，知有元白，不知有李飛。或云：飛此言見於杜牧集中，牧祖佑年老不致仕，魚山有詩譏之，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。（隨園詩話卷一頁五）隨園文集再與沈大宗伯書云：聞別裁中獨不取王次回詩（指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），以爲艷體不足垂教，僕又疑爲。夫關雎即艷詩也，以求淑女之故，至於展轉反側，使文王生於今，遇先生危矣哉！易曰：一陰一陽之謂道。又曰：有夫婦然後有父子。陰陽夫婦，艷詩之祖也。杜少陵聖於詩者也，豈屑爲王楊盧駱哉？然尊四子以爲萬古江河矣。黃山谷奧於詩者也。豈屑爲楊劉哉？然尊西崑以爲一朝鄧郭矣。孔子不刪鄭衛之詩，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，不已過乎？不特艷體宜收，即盧仝李賀之險體亦宜收，然後選之道全。由此可知，隨園之破傳統禮教觀念矣。

### （三）主性靈神仙詩骨

隨園云：七子擊鼓鳴鉦，專唱宮商大調，易生人厭。（詩話卷四）又云：於七子貌襲盛唐，而若輩（浙派）乃皮傳殘宋，棄魚菽而噉<sup>豨</sup>苓，尤無謂也。（文集十一萬柘坡詩集跋）其標舉性靈，爲當時詩流針砭。又云：楊誠齋曰：從來天分低拙之人，好談格調，而不解風趣。何也？格調是空架子，有腔口易描；風趣專寫性靈，非天才莫辦。余深愛其言。雖知有性情，便有格律，格律不在性情外。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，率意言情之事。誰爲之格？誰爲之律？而今之談格調者，能出其範圍否？況禹臯之歌，不同乎三百篇；國風之格，不同乎雅頌，格豈有一定哉？許惲云：吟詩好似神仙骨，骨裏無詩莫浪吟。詩在骨不在格也。（隨園詩話卷一頁一）續元遺山論詩絕句云：天涯有客號詭痴，誤把鈔書當作詩。鈔到鍾嶸詩品日，該他知道性靈時。隨園主性靈之論，一據楊誠齋之說，一據鍾嶸之言也。故隨園云：凡詩之傳者，

都是性靈，不關堆垛。又云：詩道最寬，有讀破萬卷，不得闡奧者；有婦人女子，村氓淺學，偶有一二句，雖李杜復生，必爲低首者。」詩話補遺云：有漢西門袁某賣麩筋爲業，詠雪和東坡云：怪底六花難繡出，美人何處著金尖。有杭州縫人鄭某有句云：竹榻生香新稻草，布衣不暖舊棉花。二人皆賤工也，而詩頗有生趣。（隨園詩話補遺卷八頁四）檀樽主人又有游香界寺詩云：暮天微雨歇，松子落深巖。石橙千峰隔，危橋夕照銜。秋聲馬客夢，涼意上吟衫。空際妙香發，天花自不凡。黑蝶云：譜翻別派寫滕王，蟬翼輕翻墮馬妝。栩栩漆園纔入夢，果然身到黑甜鄉。佳句如秋柳云：夕照村墟殘萬縷，東風樓閣憶三眠。寄人云：燕臺十月請霜冷，江上三春細雨多。俱能獨寫性靈，迥非凡響。（詩話補遺卷九頁一）吳江嚴蕊珠云：先生之詩，專主性靈，故運化成語，驅使百家人習而不察。譬如鹽在水中，食者但知鹽味。（補遺卷十頁五）謝深甫云：詩之爲道，標舉性靈，發舒懷抱，使人易於矜伐。此言是也。（隨園詩話卷十二頁六）

惟陳鍾凡頗有微詞，其云：袁枚論詩，主性靈之說，以爲詩者人之性情，性情之外無詩也，與諸家之說立異。其答施蘭垞書曰：詩者，各人之性情耳，與唐宋無與也。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敵，是己之胸中，有已亡之國號，而無自得之性情。於詩之本旨已失矣。（小倉山房文集）又曰：今之詩流有三病焉。其一，填書塞典，滿紙死氣，自矜淹博。其一，全無蘊藉，矢口而道，自夸直率。近又有講聲調，而圈平點仄以爲譜者。……必欲繁其例，狹其徑，苛其條規，桎梏其性靈，使無生人之樂，不已愼乎。（隨園詩話）蓋抹殺一切，惟尊性靈；然在不善學者，又將失之浮淺，有如村嫗啣吻，皆以爲詩，其流弊可勝言哉。（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頁一二一）陳氏似未得隨園之意。

顧遠齋云：「在人的內性包括感情和感覺，感情是由於刺激，感覺則屬於理智。隨園所說的性情，即是指感情和從感覺得來的獨見，有人名之曰：獨在的領會。所以隨園的話，就是說，他們缺乏濃厚的感情，和靈敏的感覺。簡單地說：缺乏內性的靈感。由此可見，性靈詩說的性靈，是不能用前人的幾種解釋來解釋。這裏的性靈，是作內性的靈感講。所謂內性的靈感，是內性的感情和感覺的綜合。」（顧氏隨園詩說研究頁五一）闡釋隨園性靈之說，可謂鞭辟入裏。

郭紹虞云：「大概隨園也就恐怕人家會有這種誤解，所以他不贊成『矢口而道，自夸真率』的詩（詩話補遺卷三）。所以他要分別『淡之與枯，新之與纖，樸之與拙，健之與粗，華之與浮，請之與落，厚重之與笨滯，縱橫之與雜亂。』（見詩話二及讀詩品辨微）我們雖知道隨園論詩，雖重天分，然而却不廢工力；隨園作詩，雖尚自然，然而却不廢雕琢。他正因要防範這種真而帶率，新而近纖的流弊，故其論詩，天分與學力，內容與形式，自然與雕琢，平淡與精深，學古與師心，舉凡一切矛盾衝突的觀點，總是雙管齊下，不稍偏畸的。這樣講性靈詩，然後有性靈詩之長，而沒有性靈詩的流弊。」（郭氏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頁一〇五）郭氏所說，可謂持平之論。

### 三、隨園論蘇詩探釋

隨園云：東坡詩：有才而無情，多趣而少韻；由於天分高，學力淺也；有起而無結，多剛而少柔；驗其知遇早，晚景窮也。（隨園詩話卷七頁十）此語值得商榷，茲剖析於后。

#### （一）有才無情

##### （1）才之意義

何謂才？才即天才也。才貴不落窠臼，具有新意。隨園詩話補遺十云：左思之才，高於潘岳；謝朓之才，爽於靈運。何也？以其超雋能新故也。隨園云：人稱才大者，如萬里黃沙，與泥沙俱下。余以爲此麤才，非大才也。大才如海水接天，波濤浴日；所見皆金銀宮闕，奇花異草，安得有泥沙污入眼界耶？（詩話卷一頁三）又云：詩文之道，全關天分。聰穎之人，一指便悟。（詩話卷十四頁七）由此可見，天才者，即智商甚高，具有高度智慧者也。

## (2) 情之意義

何謂情？情即性情也。情貴忠厚，真摯誠懇。郭紹虞云：「我們不能不承認袁子才是性情中人。趙甌北說：有百金之贈，輒登詩話揄揚（兩般秋盒會隨筆一，趙翼戲控袁簡齋詞）。這在隨園也並不諱言的。人家雖詆爲『斯文走狗』，然而他於生平受恩知己念念不忘，這即是性情厚處。（見批本隨園詩話頁六十九，又李元度先正事略中所述袁簡齋事，亦屢言其孝友天性，待人接物忠厚誠懇之處。）又章實齋說：誣枉風騷誤後生，狷狂相率賦閒情，春風花樹多蝴蝶，都是隨園蠱變成。（題隨園詩話十二頁之一）這在隨園也是承認的。他並不自諱其短，所以他不欲刪去集中被一般人所認爲輕薄的華言風語。（見答朱石君尚書）這也是其性情真處。」（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頁九八—九九）於情之義，闡述甚明。

凡作詩，寫景易，言情難。何也？景從外來，目之所觸，留心便得。情從心出，非有一種芬芳悱惻之懷，便不便哀感頑豔。然人各人性之所近，杜甫長於言情，李白不能也；永叔長於言情，子瞻不能也。王介甫、曾子固，偶作小歌詞，讀者笑倒，亦天性少情之故也。周櫟園之論詩曰：詩以言我之情也，故我欲爲則爲之，我不欲爲則不爲，原未嘗有人勉強之，督責之，而使之必爲詩也。是以三百篇，稱心而言，不著姓名，無意於詩之傳，並無意於後人傳我之詩。嘻！此其所以爲。函與今之人，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，則誤矣。（詩話卷三頁二）

故隨園云：詩者，人之性情也。近取諸身而足矣。其言動心，其色奪目，其味適口，其音悅耳，便是佳詩。（詩話補遺卷一頁一）有妓與人贈別云：臨行幾點相思淚，滴向秋階發海棠。情語也。近時孫廷颺送客之楚云：落日蒼苔正晚鐘，送君聊復坐從容。亦知少駐終成別，畢竟權留勝再逢。黃葉亭空聽絡緯，白蘋江冷夢芙蓉。倘經回雁峰頭過，珍重平安信一封。此詩亦復情深。（詩話補遺卷十頁一）詩情愈痴愈妙。紅蘭主人歸途贈朱贊皇云：大漢歸來至半途，聞君先我入京都。此宵我有逢君夢，夢裏逢君見我無？許宜英寄外云：柳風梅雨路漫漫，身不能飛著翅難。除是今宵同入夢

，夢時權作醒時看。斷句入耳，有終身不能忘者。言情則周蘭坡送別云：臨別一把相思泪，當作珍珠贈故人。（詩話卷十四頁十）

### (3) 才情關係

郭紹虞云：「假使說，『性』是情的表現，則『靈』便是才的表現，而隨園詩論也可說是情與才的綜合。他說：『才者，情之發，才盛則情深。……苟非夙雅之才，難語希聲之妙。』（外集二李紅亭詩序）即是說情的表現，也有藉於才。他批評『東坡詩有才無情』（詩話七）是又說才的表現，也有藉於情。詩話九云：『詩有意節清脆，如雪竹冰絲；非人間凡響，皆由天性使然，非關學問。』此所謂『天性』，固有才的成分，而似重在情。詩話十五云：『詩文自須學力，然用筆構思，全憑天分。』此所謂天分，也有情的成分，而似重在才。至於出於天賦，靈機亦本天成。」（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頁一〇二）其於才情關係，剖析清楚。

隨園云：陸魯望過張承吉丹陽故居，言祐善題目佳境，言不可刊置別處，此爲才子之最也。余深愛此言。自古文章所以流傳至今者，皆即情即景，如化工肖物，著手成春，故能取不盡，而用不竭。不然，一切語，古人都已說盡，何以唐宋元明才子輩出，能各自成家，而光景常新耶？即如一客之招，一夕之宴，開口便有一定分寸，貼切此人此事，絲毫不容假借，方是題目佳境。若今日所詠，明日亦可詠之；此人可贈，他人亦可贈之；便是空腔虛套，陳腐不堪矣。（隨園詩話卷一頁六）剖析才情，說理甚明矣。

### (4) 才學關係

劉知幾云：有才無學：如巧匠無木，不能運斤；有學無才：如愚寶操金，不能屯貨。余以爲詩文之作意用筆：如美人之髮膚巧笑，先天也；詩文之徵文用典：如美人之衣裳首飾，後天也。至於腔調塗澤，則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，其巧更後也。（詩話卷六頁二）

隨園云：後之人，未有不學古人，而能爲詩者也。然而善學者，得魚忘筌；不善學者，刻舟求劍。（詩話卷二頁五）又云：詩雖善學，暗偷其意而顯易其詞。如毛詩：嗟我懷人，置彼周行。唐人學之云：提籠忘采葉，昨夜夢漁陽。是也。（詩話卷五頁八）又云：人閒居時，不可一刻無古人；落筆時，不可一刻有古人。平居有古人，而學力方深；落筆無古人，而精神始出。（詩話卷十頁七）周櫟園論詩云：學古人者，只可與之夢中神合，不可使其白晝現形。至哉言乎！（詩話卷六頁七）

劉霞裳論詩曰：天分高之人，其心必虛，肯受人譏彈。余謂非獨詩也。鐘鼓虛，故受考；笙竽虛，故成音。試看諸葛武侯之集思廣益，勤求啓誨。此老是何等天分？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非謙也。天分高，故心虛也。（詩話卷九頁六）

隨園云：詩文自須學力，然用筆構思，全憑天分；往往古今人持論，不謀而合。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：古來萬事貴天生，何必公孫大娘渾脫舞。趙雲松論詩云：到老始知非力取，三分人事七分天。（詩話卷十五頁六）又云：詩如射也，一題到手，如射之有鵠。能者，一箭中；不能者，千百箭不能中。能之精者，正中其心；次者，中其心之半；再其次者，與鵠相離不遠；其下焉者，則旁穿雜入，而無可捉摸焉。其中不中，不離「天分學力」四字。孟子曰：其至爾力，其中非爾力；至是學力，中是天分。（詩話補遺卷六頁五）

## (二)多趣少韻

### (1)趣之意義

何謂趣？趣即風趣也。風趣專寫性靈，非天才莫辦。隨園云：老友何獻葵刺史，喜談詩，而不輕作。常云：詩無生趣，如木馬泥龍，徒增人厭。（詩話補遺卷三頁六）方敏懋公三妹能詩，自畫牡丹，題云：菊瘦蘭貧植謝家，愧無春色



繪年華，剩來井底胭脂水，學畫人間富貴花。饒有風趣。公詠清涼山桃花云：傾將一井胭脂水，和就六朝金粉香。似襲乃妹詩，而風趣轉遜。（隨園詩話卷二頁五）詩如天生，花卉春蘭秋菊，各有一時之秀，不容人為軒輊，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，即為佳詩，無所為第一第二也。（詩話卷三頁六）熊掌豹胎，食之至珍貴者也，生吞活剝，不如一蔬一筍矣。牡丹芍藥，花之至富麗者也，剪綵為之，不如野蓼山葵矣。味欲其鮮，趣欲其真，人必知此，而後可與論詩。（詩話卷一頁六）於趣之義，闡釋無遺矣。

### (2) 韵之意義

何謂韵？韵即神韵也。韋正己曰：歌不曼其聲，則少情；舞不長其袖，則少態。此詩之所以貴情韵也。古人東坡、山谷，俱少情韵。（隨園詩話補遺卷七頁七）郭紹虞云：「隨園再答李少鶴尺牘云：『足下論詩講體格二字固佳，僕意神韵二字尤為要緊。體格是後天空架子，可仿而能；神韵是先天真性情，不可強而至。木馬泥龍，皆有體格，其如死矣，不能用何。』這即是我謂神韵說所以必須有我的原因。講格調可以離性情，講神韵却不能離性情。所以他的讀詩品論，神悟云：『鳥啼花落，皆與神通，人不能悟，付之飄風；惟我詩人，衆妙扶智，但見性情，不著文字。』神韵詩之妙，正在『但見性情不著文字』，使無性情可見，則神韵也流為空格調耳。不過神韵詩之見其性情，是在情景融浹之中，所以說來不著迹象，不呆相，不滯相。須於鳥啼花落之中，皆與神通，然後能見詩人之能事。所以我說神韵說之於性情，不過說得抽象一些而已，不過是間接的關係而已，却並非可以不顧性靈也。漁洋之失，正在拈出神韵二字，所以落了王孟格調。王船山便比他聰明，只講情景融浹之妙，却不肯建立門庭。隨園詩說中於這一方面恐怕未加注意，否則他對於船山詩說，一定可有相當的發揮。」（中國詩的神韵格調及性靈說頁九七—九八）郭氏之說，可謂剖析入微。

### (3) 韵趣關係

郭紹虞云：「假使說，『性』近於韵，則『靈』便近於趣。隨園詩論又可說是韵與趣的綜合。他說：『詩如言也，

口齒不清，拉雜萬語，愈多愈厭；口齒清矣，又須言之有味，聽之可愛方妙。若對婦絮談，武夫作鬧，無名貴氣，又何藉乎。」（詩話三）『口齒不清』，即由無韻，生就俗骨，便強托風雅不來。『言之有味聽之可愛』，即由有趣。談笑風生，便是趣的表現。他批評『東坡詩多趣而少韻』（見詩話七），東坡雖不能謂為俗物，以口齒不清相擬，然而他不足於東坡者，乃在其『近體少蘊釀烹鍊之功，故言盡而意亦止，絕無弦外之音，味外之味。』（詩話三）則是由於才掩其情，所以有此情形。」（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頁一〇二）韻趣關係，闡理至明。

### （三）多剛少柔

何謂剛？剛即陽剛也。何謂柔？柔即溫柔也。隨園云：詩家百體，嚴滄浪詩話臚列最詳，謂東坡、山谷詩，如子路見夫子，終有行行之氣。此語解頤，即我規蔣心餘，能剛而不能柔之說也。然李杜韓蘇四大家，惟李杜剛柔參半，韓蘇純剛，自香山則純乎柔矣。（詩話卷三頁二）又云：詩人筆太豪健，往往短於言情；好徵典者，病亦相同。即如悼亡詩，必纏綿婉轉，方稱合作。東坡之哭朝雲，味同嚼蠟，筆能剛而不能柔故也。（詩話卷十四頁六）陽剛詩多豪健，溫柔詩多敦厚，隨園論東坡詩能剛而不能柔，然耶？非耶？

## 四、隨園評蘇詩辨述

### （一）才情並茂

#### （1）天才橫溢

東坡天才橫溢，街談市語，皆可入詩。隨園謂多才，其說是也。蔡百衲曰：東坡詩才宏放，宜與日月爭光；凡古人所不到，發於殆盡。如萬斛珠泉，未爲過也。（西清詩話）東坡才高名重，爲人所嫉。曾曰：我生名過實，謹謹自招損。（送安節侄）哀哉命不偶，每以才得謗。（哭任遵聖）才大古難用，論高常近迂。（送范純侔守慶州）蘇子瞻才甚高，子由稱之曰：自有文章，未有若子瞻者。其辭雖夸，然論其才氣，實未有過之者也。獨其詩傷於快直，少委曲沈著之意，以此有不逮古人之誚。然取其詩之重者，與古人之輕者而比之，亦奚翅古者耶！（麓堂詩話頁一六六四）茲舉各家說，以明之耳。

藝苑扈言云：讀子瞻文，見才矣，然似不讀書者。讀子瞻詩，見學矣，然似絕無才者。懶倦欲睡時，誦子瞻小文及小詞，亦覺神王。（卷四頁一一八五）

逸老堂詩話云：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飛時花滿城。惆悵東闌一林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。陸放翁謂東坡此詩，本杜牧之梨花一堆雪，明年誰此憑闌干。余愛坡老詩渾然天成，非模仿而爲之者。放翁正所謂洗瘢索垢者矣。（卷下頁一五八〇）

王文公展讀於風簷，喜見鬚眉曰：子瞻，人中龍也。然有一字未穩，客請願聞之。公曰：日勝曰負，不若日勝曰貧耳。東坡聞之，撫掌大笑，以公爲知言。（漁隱叢話卷卅八前集頁七四一）所謂人中龍，非天才而何？

文伯起曰：東坡，文中龍也。理妙萬物，氣吞九州，若遊戲然，莫可測其端倪。（罇南詩話）

元城先生語錄云：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？若大節一虧，則雖有細行，不足贖也。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，才意邁峻。（漁隱叢話卷廿六後集頁一七二七）可見其才華卓越，大節凜然。

東坡才氣縱橫，其所作詩，題材廣泛，內容豐富。以心境言，人生之悲歡離合，情緒之喜笑怒罵；以題材言，飲酒、喝茶、睡覺，以及街談巷說，鄙俚之言，皆可入詩。宇宙萬物，一經坡手，以神仙點瓦礫爲黃金，自有妙處。茲舉隅

於后，以見一斑。

屈原塔：楚人悲屈原，千載意未歇。精魂飄何處？父老空哽咽。至今滄江上，投飯救飢渴；遺風成競渡，哀叫楚山裂。屈原古壯士，就死意甚烈，世俗安得知，眷眷不忍決。南賓舊屬楚，山上有遺塔，應是奉佛人，恐子就淪滅。此事雖無憑，此意固已切，古人誰不死，何必較考折？名聲實無窮，富貴亦暫熱，大夫知此理，所以持此節！悲弔屈原，情流翰墨。

春宵詩云：春宵一刻值千金，花有清香月有陰。歌管樓臺人寂寂，鞦韆院落夜沈沈。歡樂之情，溢於言表。

送子由使契丹：雲海相望寄此身，那因遠適更沾巾。不辭驛騎凌風雪，要使天驕識鳳麟。沙漠回看清禁月，湖山應夢武林春。單于若問君家世，莫道中朝第一人。離別之情，流於筆端。

姪安節遠來夜坐：心衰面改疲崢嶸，相見惟應識舊聲。永夜思家在何處？殘年知汝遠來情。畏人默坐成痴鈍，問舊驚呼半死生。夢斷酒醒山雨絕，笑看飢鼠上燈檠。久別重逢，惘惘淒涼。

次楊褒早春，窮巷淒涼苦未和，居家庭院得春多。不辭疲馬衝殘雪，來聽佳人唱踏莎。破恨徑須煩麴蘖，增年誰復怨羲娥。良辰樂事古難並，白髮青衫我亦歌。細雨郊原聊種菜，冷宦門戶可張羅。放朝三日君恩重，睡美不知身在何？雖有閒愁，杜康可解；門無車馬，安心入睡。

汲江煎茶：活水還須活火烹，自臨鈞石取深清。大瓢貯月歸春甕，小杓分江入夜瓶。雪乳已翻煎處脚，松風呼作瀉瀉聲。枯腸未易禁三碗，坐聽荒城長短更。飲茶情趣，饒富古意。

雨中熟睡：卯酒困三杯，午餐便一肉。雨聲來不斷，睡味清且熟；昏昏覺還臥，展轉無由足。強起出門行，孤夢猶可續。泥深竹鷄語，林暗鳩婦哭。明朝看此詩，睡語應難讀。睡中樂趣，閒適自然。

## (2) 性情真摯

東坡性情真摯，故詩貴有情，隨園謂無情，其說非也。東坡論詩曰：若夫發於情，止乎忠孝者，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？（王定國詩集序）故詩多真情流露。如「吾從天下士，莫如與子觀。」（和子由苦寒見寄）（咫尺不相見，實與千歲同。」（穎州別子由）「豈獨爲吾弟，要是賢友生。」（南京初別懷子由）「與君世世爲兄弟，重結來生未了緣。」（獄中遺子由）「舊遊似夢徒能說，逐客如僧豈有家？冷碩欲書先自凍，孤燈何事慶生花。」（泗州除夕黃師實送酥酒二首）茲舉漁隱說，以明之耳。

東坡云：孔子不取微生高，孟子不取於陵仲子，惡其不情也。陶淵明欲仕則仕，不以求之爲嫌；欲隱則隱，不以去之爲高；飢則扣門而乞食，飽則鷄黍以迎客，古今賢之貴其真也。苕溪漁隱曰：余嘗三復斯言，可謂至論。而冷齋夜話，輒竄易其語，雜以漢高帝之事，決非東坡議論也。吾故表而出之。（漁隱叢話卷三前集頁六〇）

漁隱云：坡在御史獄有云：他年夜雨獨傷神。在東府有云：對床定悠悠，夜雨今蕭瑟。其間轉對有云：對牀貪聽連宵雨。又曰：對牀欲作連夜雨。又云：對牀老兄弟，夜雨鳴竹屋。（漁隱叢話卷卅八前集頁三）手足之情，流於翰墨。

東坡言詩，素主情致。嘗云：意情而言止者，天下之至言也；然言止而意不盡，尤爲極致。又云：善詩者，道意不道名。意即情也。又云：街談市語，皆可入詩，但要人鎔化身。鎔化者，即情景交融是也。葉恭綽云：東坡純表其胸襟見識情感興趣者也，規矩準繩，乃其餘事。意即唯求情致之美，而破格律之麗也。茲舉隅於后，以見一致。

望湖樓醉詩：放生魚鼈逐人來，無主荷花到處開。水枕能令山俯仰，風船解與月徘徊。湖境如畫，情融於景。

新城道中：東風知我欲山行，吹斷簷前積雨聲。嶺上曉雲披絮帽，樹頭初日掛銅鉦。野桃含笑竹籬短，溪柳自搖冰水清。西崦人家應最樂，煮芹燒筍餉春耕。（本詩二首錄第一首）嚮往田園，饒富情致。

臺頭寺步月得人字：風吹河漢掃微雲，步履中庭月趁人。迥迥爐香初冷夜，離離花影欲搖春。遙知金闕同清景，想見氍毹輾暗塵。回首舊遊同是夢，一簪華髮岸綸巾。意境蒼涼，情景宛然。

月夜與客飲杏花下：杏花飛簾散餘春，明月入戶尋幽人；蹇衣步月踏花影，爛如流水涵青蘋。花間置酒清香發，爭挽長條落香雪。山城酒薄不堪飲，勸君且吸杯中月，洞簫聲斷月明中，惟憂月落酒杯空。照朝捲地春風惡，但見綠葉棲殘紅。花月良宵，意境空靈。

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：去年花落徐州，對月酣歌美清夜，今年黃州見花發，小院閉門風露下，萬事如花不可期，餘年似酒那禁瀉，憶昔扁舟沂巴峽，落帆樊口高梳亞，長江滾滾空自流，白髮紛紛寧少惜。竟無五畝繼沮溺，空有千篇臨鮑謝。至今歸計負雲山，未免孤衾眠客舍。少年辛苦真食蓼，老竟安閒如啖蔗。饑寒未至且安居，憂患已空猶夢怕。穿花踏月飲村酒，免使醉歸官長篤。哀樂情景，流於翰墨。

壽星院寒碧軒：清風肅肅搖窗扉，窗前修竹一尺圍；紛紛蒼雪落夏簟，冉冉綠霧沾人衣。日高山蟬抱葉響，人靜翠羽穿林飛。道人絕粒對寒碧，爲問鶴骨何緣肥。渾成灑脫，靈氣自見。

## (二) 韵趣盎然

### (1) 趣味雋永

東坡妙悟佛道，性情曠達，雖命途多舛，慘遭貶謫，然語多風趣，隨園謂多趣，其說是也。東坡云：詩以奇趣爲宗，反常合道爲趣。（柳子厚漁父詞）茲舉各家之說，以明之耳。

遜齋閒覽云：東坡在豐城，有老人生子焉，具召東坡求一詩。東坡問翁年壽幾何？曰七十。翁之妻幾何？曰三十。東坡即席戲作八句，其警聯云：聖道方當面立歲，乃翁已及古稀年。（詩話總龜後集卷之四十八頁一六七四）情趣盎然。

漁隱曰：東坡詠梅一句云：竹外一枝斜更好。語雖平易，然頗得梅之幽獨閒靜之趣。（漁隱叢話卷廿七前集頁五四

九)

孔毅甫嘗集句贈東坡，東坡戲次韻云：羨君戲集他人詩，指呼市人如使兒。天邊鴻鵠不易得，便令作對隨家鷄。退之驚笑子美泣，問君久假何時歸？世間好句世人共，明月自滿千家墀。（漁隱叢話卷卅五前集頁六八八）語頗風趣。

石林詩話云：子野能爲詩及樂府，至老不衰，居錢塘。蘇子瞻作倅時，年已八十餘，視聽不衰，家猶蓄聲妓。子瞻嘗贈以詩云：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。（漁隱叢話卷卅七前集頁七二七）風趣可掬。

西清詩話云：東坡謫黃岡，與陳慥季常游。季常自以爲飽禪學，而妻柳頗悍忌，季常畏之。故東坡因詩戲之曰：龍丘居士亦可憐，談空說有夜不眠；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。（漁隱叢話卷卅八前集頁七四七）其戲謔如是，令人捧腹。

漁隱曰：東坡詩云：漢川脩竹賤如蓬，斤斧何曾赦籜龍，料得清貧饑太守，渭濱千畝在胸中。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，燒筍晚食，發函得詩，失笑，噴飯滿案。（漁隱叢話卷卅九前集頁七五八）

三山老人語錄云：自來九日多用落帽事，獨東坡云：破帽多情却戀頭。尤爲奇特。（漁隱叢話卷四十一前集頁八一七）頗有情趣。

東臯雜錄云：顧子敦肥偉，號顧屠。故東坡送行詩有「磨刀向豬羊」之句。以戲之。（漁隱叢話卷卅六後集頁一七三六）

東坡嘗云：余在湖州作詩赴詔獄，妻子送余出門皆客，無一語之，顧老妻曰：子獨不如楊處士妻作一詩送我乎？妻不覺大笑，余乃出。（東坡全集外紀）楊處士名樸，眞召召對，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？樸言微臣妻有詩云：更休落魄耽杯酒，莫再猖狂愛作詩，今日捉將官裏處，這回斷送老頭皮。蘇妻破涕爲笑。切人切事，趣味雋永。

故荅溪曰：東坡在御史獄，獄史問檜詩：根到九泉無曲處，世間唯有毒龍知。有無譏諷？東坡答曰：王安石詩云：

天下蒼生望霖雨，不知龍向此中蟠。此龍是也。獄吏爲之一笑。詼諧有趣，聞者折服。茲復舉東坡趣味詩數首於后，以見一斑。

張子歸年八十五，尙聞買妾，述古令作詩：錦里先生自笑狂，莫欺九尺鬢眉蒼。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拄下相君猶有齒，江南刺史已無腸。平生謬作安昌客，略遣彭宣到後堂。言子野老而納妾，風流儒雅，諧而不俳。

次韵秦太虛見戲耳襲：君不見詩人借車無可載，留得一錢何足賴，晚年更似杜陵翁，右臂雖存耳先聵，人將蟻動作牛鬪，我覺風雷真一噫。聞塵掃盡根性空，不須更枕清流派；大朴初散失渾沌，六鑿相攘更勝敗。眼花亂墜酒生風，口業不停詩有債。君知五蘊皆是賊，人生一病今先差，但恐此心終未了，不見不聞還是礙。今君疑我特伴聾，故作嘲詩窮險怪，須防額癢出三耳，莫放筆端風雨快。寓托詼諧，自我解嘲。

送顧子敦奉使河朔：我友顧子敦，軀膽兩俊偉，便便十圍腹，不但貯書史；容吾數百人，一笑萬事已。十年臥江海，了不見愠喜，磨刀向豬羊，釀酒會鄰里，歸來如一夢，豐頰愈茂美。平生批勅手，濃墨寫黃紙，會當勒燕然，廊廟登劍履。翻然向河朔，坐念東流水，何來屹不去，如尊乃勇耳。亦莊亦諧，真情流露。

## (2) 神韵自然

東坡崇尚佛老，故詩貴神韵自然；隨園謂少韵，其說非也。東坡論詩曰：字字覓奇險，節節累枝葉；咬嚼三十年，轉更無交涉。（竹坡詩話）故其詩如文，萬斛珠泉，不擇地而出；行文流水，舒展自如。如贈劉景文：一年好景君須記，最是橙黃橘綠時。和楊公濟梅花：嶺北霜枝最多思，忍寒留待使君來。出潁口初見淮山：我行日夜向江海，楓葉荻花秋興長；平淮忽迷天近遠，青山久與船底昂。皆語出自然，美如西施也。茲舉升庵漁隱之說，以明之耳。

升庵曰：東坡先生論詩畫：論畫以形似，見與兒童鄰。作詩必此詩，定知非詩人。言畫貴神，詩貴韵也。（升庵詩話卷十三頁一〇五五）



漁隱曰：王摩詰山中詩：荊溪白石出，天寒紅葉稀。山路元無雨，空翠濕人衣。東坡云：此摩詰之詩，所謂詩中有畫者。詩中有畫，即情景融浹，亦即神韻是也。（漁隱叢話卷十五頁二九六引同）

漁隱曰：東坡海棠詩曰：只恐夜深花睡去，高燒紅燭照新粧。又曰：我攜此石歸，袖中有東海。山谷曰：此詩謂之句中眼，學者不知此妙，韻終不勝。（漁隱叢話卷三十三前集頁六五三）

詩貴神韻，故重傳神。東坡曰：善畫者，畫意不畫形；善詩者，道意不道名。又曰：少陵翰墨無形畫，韓幹丹青不語詩。（韓幹畫馬）不畫形，不道名；則畫其神，道其情。茲舉隅於后，以見一斑。

詠荔枝詩：海山仙人絳羅襦，紅紗單中白玉膚。不須更待妃子笑，風骨自足傾城姝。以物擬人，神情自見。

詠梅詩：羅浮山下梅花村，玉雪爲骨冰爲魂；紛紛初疑月掛樹，耿耿獨與參橫昏。以花喻人，神態畢露。

和潛師梅花詩：風清月落無人見，洗粧自趁霜鐘早。惟有飛來雙白鷺，玉羽瓊枝鬪清好。情融於景，點化入神。

詠海棠詩：江城地瘴蕃草木，只有名花苦幽獨；嫣然一笑竹籬間，桃李漫山總麤俗。也知造物有深意，故遣佳人在空谷，自然富貴出天姿，不待金盤薦華屋。朱唇得酒暈生臉，翠袖卷紗紅映肉，林深霧暗曉光遲，日暖風輕春睡足，雨中有淚亦悽愴，月下無人更清淑。先生食飽無一事，散步逍遙自捫腹，不問人家與僧舍，拄杖敲門看修竹；忽逢絕豔照衰朽，嘆息無言揩病目。陋邦何處得此花，無乃好事移西蜀；寸根千里不易致，銜子飛來定鴻鵠。天涯流落俱可念，爲飲一樽歌此曲。明朝酒醒還獨來，雪落紛紛那忍觸！以海棠自寓，出塵脫俗，辭格高逸，神韻自然。

和秦太虛梅花：西湖處士骨應槁，只有此詩君壓倒；東坡先生心已灰，爲愛君詩被花惱。多情立馬待黃昏，殘雪稍遲月出早。江頭千樹春欲闌，竹外一枝斜更好。孤山山下醉眠處，點綴裙腰紛不掃。萬里春隨逐客來，十年花送佳人老。去年花開我已病，今年對花還草草；不知風雨捲春歸，收拾餘香還畀昊。梅花神態，點化入妙。

紅梅：怕愁貪睡獨開遲，自恐冰容不入時；故著小紅桃杏色，尙餘孤瘦雪霜姿。寒心未肯隨春態，酒量無端上玉肌。

。詩老不知高格在，更看綠葉與青枝。匠心獨運，極盡其妙；紅梅神態，躍然紙上。

聚星堂雪：窗前暗響鳴枯葉，龍公試手初行雪，映空先集疑有無，作態斜飛正愁絕。衆賓起舞風竹亂，老守先醉霜松折，恨無翠袖點橫斜，祇有微燈照明滅。歸來尚喜更鼓永，晨起不待鈴索掣。未嫌長夜作衣稜，却怕初陽生眼纈。欲浮大白追餘賞，幸有回飈驚落屑，模糊檜頂獨多時，歷亂瓦溝裁一瞥。汝南先賢有故事，醉翁詩話誰續說？當時號令君聽取，白戰不許持寸鐵！夜中雪景，語極傳神。紀昀稱其「體物神妙，不媿名篇。」洵非虛譽也。

### (三) 剛柔參半

#### (2) 陽光豪放

東坡秉性剛直，自謂「嗟我本狂直，早爲世所捐。」（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）故其詩多剛，隨園之論是也。茲舉漁隱龜山之說，以明之耳。

苕溪漁隱曰：呂丞相跋杜子美年譜云：考其筆力，少而銳，壯而肆，老而嚴；非妙于文章，不足以至此。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，詩全類子美；夔州以後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。子由云：東坡謫居參耳，獨喜爲詩，精鍊華妙，不見老人衰憊之氣。魯直亦云：東坡嶺外文字，讀之使人耳目聰明，如清風自外來也。觀二公之言，如此則余非過論矣。（漁隱叢話卷卅後集頁一八四〇）所謂老而嚴，不見老人衰憊之氣者，陽剛之美也。

龜山語錄曰：作詩不知風雅之意，不可以作詩。詩尚譎諫，惟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以戒，乃爲有補。若諫涉於毀謗，聞者怒之，何補之有？觀蘇東坡詩，只是譏誚朝廷，殊無溫柔敦厚之氣，此以人故得以罪之。（南溪詩話續集頁三五三、名賢詩話卷十頁四一六、漁隱叢話卷卅後集頁一八二七引同。）

東坡爲人剛直，熱愛君國，新法擾民，不堪其苦，滿腔憂憤，宣洩於詩，寓靜諫於諷喻，故詩多剛也。茲舉隅於后

，以見一斑。

戲子由：宛丘先生長於丘，宛丘學舍如小舟；常時低頭誦經史，忽然欠伸屋打頭；斜風吹帷雨注面，先生不愧傍人羞。任從飽死笑方朔，肯爲兩立求秦優！眼前勃谿何足道，處置六鑿須天游。讀書萬卷不讀律，致君堯舜知無術；勸農冠蓋鬧如雲，送老葶鹽甘似蜜。門前萬事不掛眼，頭雖長低氣不屈！餘杭別駕無功勞，畫堂五丈客旗旆，重樓跨空雨聲遠，屋多人少風騷騷。平生所慚今不恥，坐對疲氓重鞭箠。道逢陽虎呼與言，心知其非口諾唯，名高志下真何益，氣節消縮今無幾。文章小技安足？，先生別駕舊齊名，如今衰老俱無用，付與時人分重輕！諷喻戲謔，氣骨崢嶸，胸中憤慨，充滿字裏。

吳中田婦歎：今年梗稻熟苦遲，庶見風霜來幾時。霜風來時雨如瀉，耙頭出茵鎌生衣，眼枯淚盡雨不盡，忍見黃穗臥青泥！茅苦一月隴上宿，天晴穫稻隨來歸。汗流肩頰載入市，價賤乞與如糠粃。賣牛納稅析屋炊，慮淺不及明年饑。官今要錢不要米，西北萬里招羌兒。糞黃滿朝人更苦，不如却作河泊婦，苛政猛於虎，流於婦人口。

和劉道原詠史：仲尼憂世接輿狂，臧穀雖殊竟兩亡。吳客漫陳豪士賦，桓侯初笑越人方。名高不朽終安用，日飲無何計亦良。獨掩陳編帛興發，窗前山雨夜浪浪。以古喻今，中肯切當，以史事而諷新政，含蓄雋永。

答范淳甫：吾州下邑生劉季，誰數區區張與李！重瞳遺迹已塵埃，惟有黃樓臨泗水！而今太守老且寒，俠氣不洗儒生酸。猶勝白門窮呂布，欲將鞍馬事曹瞞。託古諷今，莊諧成趣。

除夜大雪：除夜雪相留，元日晴相送。東風吹宿酒，瘦馬兀殘夢。葱隴曉光開，旋轉餘花弄。下馬成野酌，佳哉誰與共！須臾晚雲合，亂灑無缺空。鵝毛垂馬鬣，自怪騎白鳳。三年東方旱，逃戶連欷棟。老農釋耒歎，淚入饑腸痛。春雪雖云晚，春麥獨可種。敢怨行役勞，助爾歌飯甕。撫時感事，藹然仁者；諷喻之意，隱而不露。

和劉道原寄張師民：仁義大捷徑，詩書一旅亭。相夸綬若若，猶誦麥青青。腐鼠何勞嚇，高鴻本自算。顛狂不用喚

，酒盡漸須醒。理直氣足，率意而行。意態橫恣，剛健峻刻。

## (2) 溫柔敦厚

東坡頓悟禪道，宅心仁厚，發爲詩歌，語多溫柔。隨園謂其「少柔」，其說非也。茲舉隅於后，以見一斑。

龜山詩：我生飄蕩去何求，再過龜山歲五周。身行萬里半天下，僧臥一庵初白頭。地隔中原勞北望，潮連滄海欲東遊。元嘉舊事無人記，故壘摧頽今在不？雖感懷身世，怨悱未形簡冊，溫柔敦厚之情，流於翰墨。

法惠寺橫翠閣：朝見吳山橫，暮見吳山縱；吳山故多態，轉折爲君容。幽人起朱閣，空洞更無物；惟有千步岡，東西作簾額。春來故國歸無期，人言秋悲春更悲；已泛平湖思濯錦，更看橫翠憶峨眉。雕欄能得幾時好？不獨憑欄人易老，百年興廢更堪哀，懸知草莽化池台。游人尋找舊游處，但覓吳山橫處來。雖弔古傷懷，語多敦厚，故國河山，情流行間。

太白山下早行至橫渠鎮書崇壽院壁：馬上續殘夢，不知朝日昇。亂山橫翠障，落月澹孤燈。奔走煩郵吏，安閒愧老僧。再遊應眷春，聊亦記吾曾。雖杼行役苦，語含沈鬱，眷戀景物，躍然紙上。

望湖亭：八月渡長湖，蕭條萬象疎。秋風片帆急，暮靄一山孤。許國心猶在，康時術已虛。岷峨家萬里，投老得歸無？雖白首遠謫，心無怨言，語多溫和，感慨彌深。

黃河北流：老去仍棲隔海村，夢中時見作詩孫。天涯已慣逢人日，歸路猶欣過鬼門。三策已應思賈讓，孤忠終未赦虞翻。典衣剩買河源米，屈指新蓊作上元。（錄第一首）雖心有傷感，語無譏諷，溫婉平和，流於筆端。

六月二十日夜渡海：參橫斗轉欲三更，苦雨終風也解晴；雲散月明誰點綴？天容海色本澄清。空餘魯叟乘桴意，粗識軒轅奏樂聲。九死南荒吾不恨，茲游奇絕冠平生。雖久謫南荒，面無怨言，雨過天青，不露喜色。溫柔敦厚，心境平和，故得失毀譽，在所不計也。

## 五、結語

綜上所論，隨園謂東坡詩「有才而無情」，實才情並茂。蓋東坡天才橫溢，街談市語，皆可入詩。隨園謂多才，其說是也。東坡性情真摯，故主詩貴有情。隨園謂無情，其說非也。隨園謂東坡詩「多趣而少韻」，實韻趣盎然。蓋東坡妙悟佛道，性情曠達，雖命途多舛，慘遭貶謫，然詩味雋永，語多風趣。隨園謂多趣，其說是也。東坡崇尚佛老，故詩貴神韻自然。隨園謂少韻，其說非也。隨園謂東坡詩「多剛而少柔」，實剛柔參半。東坡秉性剛直，自謂「嗟我本狂直，早爲世所捐。」故其詩多剛，隨園之論是也。東坡頓悟禪理，宅心仁厚，發爲詩歌，語多溫柔。隨園謂其少柔，其說非也。由此可知，隨園論東坡詩，瑕瑜互見，非持平之說也。

### 【主要參考書目】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清史稿（文苑本傳）    | 趙爾巽等撰 | 鼎文書局  |
| 蘇東坡全集        | 蘇軾著   | 河洛出版社 |
| 中國詩的神韻格調及性靈說 | 郭紹虞著  | 華正書局  |
| 中國文學批評史      | 郭紹虞著  | 明倫出版社 |
| 中國文學批評史      | 羅根澤著  | 鳴宇出版社 |
| 中國文學批評史      | 陳鍾凡著  | 鳴宇出版社 |

- |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中國文學批評       | 方孝岳著  | 廣城出版社  |
| 中國文學批判論文集    | 王煥鑣編著 | 正中書局   |
| 中國文學批評通論     | 傅更生著  | 華正書局   |
| 中國古典文學的批評與理論 | 柯慶明著  | 蘭臺書局   |
| 中國文學批評家與文學批評 | 朱東潤等撰 | 臺灣學生書局 |
| 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    | 開明書店編 | 臺灣開明書店 |
| 百種詩話類編       | 臺靜農主編 | 藝文印書館  |
| 歷代詩話         | 何文煥編訂 | 藝文印書館  |
| 續歷代詩話        | 丁仲祐編訂 | 藝文印書館  |
| 清詩話          | 丁仲祐編訂 | 藝文印書館  |
| 古今詩話叢編       | 洪邁等撰  | 廣文書局   |
| 古今詩話續編       | 阮一閱等撰 | 廣文書局   |